

黃帝外經

肝木篇第二十五

原文

少師曰：肝屬木，木非水不養，故腎為肝之母也。腎衰則木不旺矣，是肝木之虛，皆腎水之涸也。然而肝木之虛，不全責腎水之衰者何故？岐伯曰：此肝木自鬱也。木喜疏泄，遇風寒之邪，拂抑之事，肝輒氣郁不舒。肝鬱必下克脾胃，制土有力，則木氣自傷，勢必求濟腎水，水生木而郁氣未解，反助克土之橫。土怒水助轉來克水。肝不受腎之益，腎且得土之損，未有不受病者也。腎既病矣，自難滋肝木之枯，肝無水養，其鬱甚。鬱甚而克土愈力。脾

胃受傷氣難轉輸，必求救於心火，心火因肝木之郁全不顧心，心失化源，何能生脾胃之土乎。於是憐土予之受傷，不敢咎肝母之過，逆反嗔肺金不制肝木，乃出其火而克肺，肺無土氣之生，復有心火之克則肺金難以自存。聽肝木之逆，無能相制矣。少師曰：木無金制宜木氣之舒矣，何以仍鬱也？岐伯曰：木性曲直，必得金制有成。今金弱木強，則肝寡于畏，任鬱之性以自肆，土無可克水，無可養火，無可助，於是木空受焚矣。此木無金制而愈鬱也。所以治肝必解

鬱為先，郁解而肝氣自平。何至克土，土無木克則脾胃之氣自易升騰，自必忘克，腎水轉生肺金矣。肺金得脾胃二土之氣，則金氣自旺，令行清肅。腎水無匱乏之憂，且金強制木，木無過旺肝氣平矣。少師曰：肝氣不平可以直折之乎？岐伯曰：肝氣最惡者鬱也。其次則惡不平，不平之極即鬱之極也。故平肝尤尚解鬱。少師曰：其故何也？岐伯曰：肝氣不平，肝中之火過旺也。肝火過旺，由肝木之塞也。外閉內焚，非燠土之氣即耗心之血矣。夫火旺宜為心之所喜，然溫火生心，烈火逼心，所以火盛之極，可暫用寒涼以瀉。肝火鬱之極，宜兼用舒泄以平肝也。少師曰：善。

註釋

陳士鐸曰：木不鬱則不損，肝木之鬱即逆之之謂也。人能解鬱，則木得其平矣。何鬱之有。